



特别策划

烟火里生长的新大众文艺

近年来,广大民众运用新媒介新技术积极投身文艺创作,以新形式、新表达反映新时代的社会生活、时代精神与大众情感,呈现出新大众文艺共创共享的繁荣景象。这场热潮中,江西新大众文艺表现尤为亮眼,我们特邀业内人士从不同视角展开探讨。——编者

作为微观叙事的新大众文艺

□ 苏勇

如果说新大众文艺指的是新时代背景下,以广泛的人民性为中心,积极回应并融合新审美、新技术、新媒介等一系列新变化的文艺实践,那么文艺就不再是少数人的事业,而是人民群众深度参与并共同构建新时代文化景观的日常实践。

新大众文艺借助流媒体与网络平台,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展示自己的生活,抒发对生活的感悟。这些所谓的“众声喧哗”构造了新大众文艺的一大特点,即微观叙事。这种微观叙事多数是素朴的、粗粁的。在文字诞生以前,人人皆可在岩壁上作画,分享他们狩猎时的恐惧与喜悦。像《诗经》这样的经典不也是那些无名氏的遗产吗?在印刷术诞生前,那些游吟诗人、歌姬、说书人承担了文艺传播的重任。而今,新技术让文艺创作新大众文艺真正实现了“我手写我口”。借助新媒介,那些素人写作者、歌手、导演、演员等不只是作为个案、奇观、遗珠,更是作为一种蓬勃的、结构性的力量进入了大众视野。

简单说,新大众文艺微观叙事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一是叙事主体的具身性,也就是说叙事主体同叙事对象具有高

度的同一性,叙事主体讲述的内容就是自己的生活经验、生命感悟、生存状态。具身性使得叙事本身具有鲜明的个人印记,尽管这种经历和感知也折射出一定的社会普遍性,但叙事本身具有不可替代性。二是叙事内容的日常性,在叙事上更为琐碎、偶然、驳杂,但日常性不等于无意义,那些未被加工的原生态叙事中,恰恰蕴含着最为深沉的情感力量以及至为朴拙的生命意味。三是叙事表达的即时性,抖音、快手等传播平台所展示的文艺现场构成了一种此时此刻的文化景观,这种呈现或许不具备完整的叙事结构、精致的画面构图或成熟的修辞技巧,但这些非专业的叙事却遵循着一种别样的标准:真诚高于完美,表达优于表现。显然,新大众文艺的微观叙事并非如西周时代那些野蛮生长的诗歌,平实算法不遗余力将这些微观叙事转化为流量数据,所谓的“真实”表达极有可能沦为一种表演,卖惨、卖萌开始成为获取流量的手段,这使得新大众文艺本身面临着一种极为尴尬的悖论。一方面新媒体赋予了所有人发声的权利,但也使得这些声音被无情地卷入新的筛选机制之中,因而,我们在阅读或观赏这些多

彩的艺术人生时,也要始终保持清醒与检视。

传统文艺理论中,人民性通常是知识分子深入生活、服务大众的文艺实践,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观照,新大众文艺则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实践中的人,构造了当代人民生活的真实图景。借助新媒体,无数陌生人带着他们别样的生活经验在“云端”相遇,并构建了一种以中华文化血脉为基座的情感共同体。在大量的凝望与回应中,我们再度辨认出独属于我们的中国味道、中国情感、中国精神。这意味着新大众文艺的微观叙事正在催生一种可被称为“共情的生活美学”的审美范式,文本的完整、完美并非其首要任务,能否在特定的情境中引发情感共鸣才是其核心的价值尺度,尽管这种情感虽强烈却短暂,虽密集却碎片化,虽真诚却粗糙,但它仍然能够为我们日渐同质化的生活提供某种不同的参照。

凯洛格曾说,人类之所以不是简单的生物,是因为我们能把生命讲述成故事。新大众文艺的积极意义正在于,它允许那些怀揣着幸福生活热望的大众讲述他们的生命故事,从而使那些曾经不过是文艺中五行八作的大众真正活在文艺中。

完善新大众文艺评价体系

□ 漆宇勤

新大众文艺在创作主体上指向非文艺专业出身和非文艺专业机构从业者;创作内容上偏向关注大众生活、表达大众情感、贴近大众审美;传播途径上偏重互联网架构下的各种平台和渠道。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者来自社会方方面面,他们的文艺专业素养和理论储备可能并不那么充足;他们用生活经验、生存体验来创作,可能在作品的数量、修辞与技法或“作品完成度”等方面不如专业的文艺家。既然赛道不同,评价标准自然也应该有所不同。如果我们继续用过去的同一把尺子去量,是有失公允的。因此,我们要更新观念,完善新大众文艺的评价体系:

从生活化的维度更新评价标准,源于新大众文艺的创作根植于具体、鲜活的日常经验。以萍乡的探索实践为例,农民陈云发和泥瓦匠周宗文都是年过半百拿起画笔,全凭热爱与琢磨,用“业余”的技法创作出独具生命力的作品,并多次入展获奖,其价值首先就在于这种扑面而来的,未经专业滤镜加工的生活本真。萍乡现代乡土绘画(过去称“农民画”)群体在国内已经颇具影响力。2025年在由中宣部、中国美协等单位主办的多场现代乡土绘画展览中,萍乡有多部作品入选。这些新大众文艺画家基本都是从零基础开始,用夸张的线条、构图、配色呈现了一种与传统专业油画、国画不同的风格。若仅以“技法成熟度”评判,这些作品或许显得“业余”,但正是这种“业余”所承载的生活质感,构成了其独特的生命力与感染力。

侧重情感度的评价在AI时代尤为必要。AI可以模仿和合成模式化的情感表达,却难以复刻基于独特生命经历所诞生的真诚温度。概言之,AI可以模仿技巧,但无法拥有“生活”,而新大众文艺的核心

竞争力恰恰在于“拥有生活”。新大众文艺的情感维度特征在于其高度的个体化、质朴性与其共鸣力。评价其意义,便在于守护和彰显人类创作中最宝贵的情感真实性与主体性。萍乡新大众文艺群体如职工音乐人王小荣的创作,忘不了乐队、方向乐队的表演;网络歌手周群通过助农直播展现才华;社区“正歌大舞台”吸引居民踊跃参与以及武功山下常态化音乐会中大众歌手的抒怀演绎。这种源自真实生活与心境的表达,正是区别于AI合成、连接人与人心灵之间的最坚实纽带。

将社会性作为新大众文艺的一个关键评价尺度。新大众文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题材与视角的“窄播”与深耕,如聚焦纪检、医疗、矿业等特定行业,或呈现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的生命体验,以此推动不同社会群体“相互看见”与深度理解,最终从个体、小众的表达汇聚,深化社会认知,丰富文化图景的“大众”效果。例如萍乡视障作家童中平,克服障碍以盲文坚持创作,他的文字构建了独特的生命感知窗口,极大地促进了不同生命状态间的理解与共情。

综上所述,更新评价观念对新大众文艺的繁荣兼具必要性与其可行性。其必要性体现在,唯有建立一套区别于专业文艺、重在考察作品生活气息、情感真挚度与社会连接力的新标准,才能公正评价新大众文艺的独特价值,进而有效引领其健康发展。近年来,萍乡围绕“发掘发现—扶持培养—宣传推介—团结引导—发挥作用”“五位一体”的工作路径,推动繁荣新大众文艺,在音乐、文学、美术和综合表演领域都涌现出一批新大众文艺的代表人物和群体。这既验证了理论更新的正确性,也为下一步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推动理论创新提供了信心。

谈“新”论“旧”

□ 李洪华

“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新方向,“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大众文艺才真正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自觉追求。新世纪以来,在市场经济和大众传媒的驱动下,以网络文学、素人写作、微视频和线上直播等为代表的新大众文艺,伴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而走向前台。尽管当下的新大众文艺在新技术的赋能下相较于传统大众文艺产生了新的特征,但它们是文艺大众化历史累积的结果,是在传统大众文艺基础上的“破旧立新”,譬如网络小说与传统通俗小说、微视频与传统影视艺术、线上平台直播与传统舞台演出等,在类型与内核上都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由此,我们谈论新大众文艺,不能一味地趋“新”忘“旧”。

其次,要深刻认识“新”遮蔽下的“旧”。新大众文艺是时代、科技和社会变革的产物,它以新的艺术形式和表达方式成为当下文艺创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活力。然而,任何事物都是一体两面的,甚至多面的,新大众文艺也不例外。有人说,新大众文艺“新在主体”。因为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主体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专业人士,而是业余作者,他们从

原来的接受者一跃而为创作者,从后台的观众变为前台的主播。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新大众”在本质上仍然是“大众”,他们的生活经历、教育背景、认识水平、审美能力,并没有随着他们“身份”的变迁而发生“质变”。也有人说,新大众文艺“新在媒介”。因为数字新媒介催生了新的文艺生产方式、传播方式和接受方式,重新构建了新大众文艺的生态体系和审美格局。但是,新媒介在促进文艺“繁荣”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文艺的“艺术”和美学价值,数字媒介催生的传播新机制既可以将优秀文艺作品蕴含的“真、善、美”传递给读者,也可能把低俗文艺作品潜藏的“假、丑、恶”带给大众。新大众文艺既然还归属于“文艺”,就必须要以“艺术性”和“审美性”为前提,就必须遵循艺术的本质规律。

诚然,人民大众“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来源于生活,也高于生活。一方面,新大众文艺是“文艺大众化”的新发展,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真实反映,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鼓励和支持;另一方面,新大众文艺是市场法则和技术算法双重视角下的新事物,是“个人的生活体验化作大众可见的公共文化产品”,我们必须提供有效的引导,让新大众文艺真正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和文化自信的有生力量。

AI时代的“变”与“守”

□ 唐东堰

2025年是“新大众文艺”从概念走向共识、从自发走向自觉的关键一年。从年初“新大众文艺”入选年度十大新闻,到岁末文化界对大众文艺出路的探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介入创作,当人人都是作者,大众文艺的边界正在被前所未有的重塑与拓展。回望江西这片土地上的文艺实践,我们或许能为这一时代变迁找到鲜活而具体的注脚。

新媒体和人工智能带来的不仅是创作工具的变革,更是文艺存在方式的全面革新。从纸媒文学到短视频的弹幕文化,创作从独语走向了对话。这种交互性催生了新的审美范式,即从单向叙事到造境的转向。新媒体和人工智能技术营造了沉浸式的虚拟世界,文学不再只是讲述单一线性的故事而是构建了可感知、可参与的审美场域。

新大众文艺工作者敏锐地抓住这一趋势:当汤显祖的《牡丹亭》《南柯记》以新媒体和虚拟仿真的方式创新演绎,吸引了大批青年观众;当周冲从普通教师,到网络文学作者,再到新媒体博主,种种现象表明素人与专业作家的界限逐渐模糊,AI与新媒体技术释放了人民大众巨大的创造力,也赋予了新大众文艺广阔的发展空间。

当然,AI时代的新大众文艺创作,既要有驾驭前沿技术的能力,更要有扎根传统与大地的自觉。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王久辛指出新大众文艺创作“不能停留于表层共鸣,而要追求具有震撼力的深度表达”。新大众文艺如果只停留在虚浮的炫技而缺乏价值的沉淀,便很快随着技术的更新迭代而失去生命力。此前在铜川举行的新大众文艺座谈会上,作家陈仓指出:“所谓新大众文艺,核心就是怀揣一颗新鲜、清新的‘心’,真正回到生活本身,深入人间烟火,做到‘接地气、通人性、感人’。”陕西文学院副院长周瑾璞认为:“时代在变,工具在变,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从未改变。新大众文艺书写乡村,必须扎根真实的生活与变化。”文艺作品触动人心依靠的仍是深刻的情思与深度的表达。江西新大众文艺的优秀之作恰恰是那些以创新文艺形式表现真实生活的作品。无论是天瑞说唱的《我们生活在南京》,红刺北的《第九农学基地》,还是阿影的《飞流之上》,这些作品都成功地将传统文艺资源与现代技术深度融合,表现出鲜活的、无法被人工智能复制的“地气”与“活气”。

新大众文艺创作如何在时代巨变中坚守本心,是需要文艺界不断思考与探索的命题。有学者用“似曾相识燕归来”来形容作者与新大众文艺的重逢,“新”与“旧”不是断裂而是更高层次的发展延续。江西有着深厚的临川文化、庐陵文化等古色资源以及红色文化底蕴,这些地方文化资源不应被封存在博物馆、档案馆,而应成为AI时代大众文艺创作的文化根基和源头活水。正如微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用现代媒体技术传递厚重的家国情怀,江西的传统文艺资源也可以在新媒体与人工智能的赋能下焕发生机。

如今,新大众文艺的发展路径已然明晰:它不是对传统大众文艺的彻底告别,而是对现代大众文艺创作模式的探索升级。繁荣新大众文艺需要构建多元共治、活力与秩序并重的文化生态。对于江西而言,这意味着既要拥抱AI带来的技术红利,鼓励跨媒介的实验与探索,更要挖掘区域优秀文化资源,坚守人民文艺的底色,让创作扎根于赣鄱大地的真实生活,让新大众文艺真正成为“流动的文化长河”,既承载着当下的生活重量,更奔涌着永恒的价值浪花。

扎根本土,点亮江西文化IP

□ 龚奎林

我省立足赣鄱文化深厚底蕴,以文旅融合为抓手,以AI科技赋能为动力,以本土表达为内核,在新大众文艺创作领域走出了一条传统与现代交融、产业与创意共生的特色路径。从千年书院的焕新活到微短剧产业的集群发展,从非遗的现代表达达到廉洁主题文艺的创新实践,江西新大众文艺创作呼应了新时代大众的审美需求与情感期待,又将地方文化融入创作实践,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地方文艺创新的生动实践。

新大众文艺的核心要义在于立足人民主体,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2025年江西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上,启动了千年书院“焕新计划”,通过豫章书院修复等工程,让书院文化从历史典籍走向大众视野。“2025江西非遗大集”以工业遗址为载体,将得胜鼓等非遗技艺转化为大众可体验、可参与的文艺形式,实现了“人民主体”的参与式文艺实践。不少国际友人主动参与并给予积极评价,印证了地方文化在新大众文艺视域下的传播力与感染力。

科技赋能与产业融合,是江西新大众文艺创作的核心驱动力。AI技术串联起传统

文脉与现代表达。2025年,中部地区微短剧产业发展联盟在江西成立,发布了60部精品“微短剧+”创作计划,其中江西推出的《海昏行第二季》《豫章旧梦》等10部作品,深挖本土历史文化资源,实现了微短剧与地方文化的深度融合,让微短剧成为讲好江西故事的新载体。景德镇出品的《闻香识你》创新“微短剧+文旅+文创”模式,将陶瓷文化、赣鄱风情与青春叙事融合,实现了文艺创作与文旅发展的双向赋能;宜春靖安的《祝青天真奇》则将地方廉洁文化与微短剧形式结合,让主旋律表达更贴近大众审美。

江西新大众文艺创作立足本土,将书院文化、陶瓷文化、红色文化等作为创作底色,结合新生活的时代气息,实现在地性与时代性的统一。莲花县编剧陈维东创作的《小家年年》,创作灵感源于作者乡村采风途中偶然见到的一块“小家年年”门头牌匾。这一具体的民间意象,让作品从创作伊始便扎根大众生活土壤。作品将传统民俗与诗词美学相融合,以“黛瓦粉墙添春妆,雨落满庭芳”的诗词写意手法勾勒江南图景,又以“小家年年愿年有余粮”的质朴表达回应大众生活期许。

艺术表达上,《小家年年》以苏州评弹为主旋律,同时融入当代音乐,使作品实现了跨年龄、跨圈层的审美共鸣。作品以江西人间烟火为叙事底色,将阖家团圆的日常场景作为表达载体,既保留了传统的“家和万事兴”的文化意象,又呈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幸福美满的时代图景。

“为大众创作、写大众生活”,新大众文艺唯有扎根本土文化、立足人民需求,坚持守正创新,才能让作品既有温度又有力度,既有流量又有内涵。未来,江西新大众文艺创作仍需进一步深化本土资源的挖掘与转化,推动文艺与科技、文旅、乡村振兴等领域深度融合,让赣鄱文脉在新大众文艺的视域下绽放新光彩。

第259期

本版邮箱:1273023065@qq.com
本版电话:0791-86849695

压题图左为《海昏行第二季》海报,右为农民画《丰收》。